



DAODANTOU TANGDAQI XILIE

# 捣蛋头 唐达奇

霸道女生与  
小老外

赵 静 著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马拴柱

牛牛

秦南南

唐达奇

佛利克



# 人物档案



Hi, 我就是大名鼎鼎的唐达奇！ 聪明而又富有正义感、总能干出些惊天动地的事儿是我最大的特征，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外号巨多，今天是“捣蛋奇”、“刺猬头”，明天就有可能变成“唐大妈”、“瓜子壳”、“大扫把”了，这可都要看我们班女生的心情怎么样。

唐达奇

本姑娘叫秦南南，有个外号叫“椒妹”，性格很辣，但是是热情如火的辣哦！在《二班女生有点闹》里，大家都已认识我了吧？我不过就是爱凑热闹，爱打抱不平嘛，却被唐达奇等男生当成多管闲事的疯丫头，太冤枉了！好在我心情一般很好，不跟他们计较，要不然……哼！



秦南南



# 人物档案



马拴柱



牛牛

各位家乡的兄弟姐妹大家好，我是唐达奇的幼儿园同学，想当年一起尿过床的，嘿嘿。我现在在美国上学，非常想念北京和在北京的姥姥姥爷、好朋友们。这不，这个暑假我回来找大家玩儿了，还带回来一个小老外呢！请大家看在唐达奇的分上，别把我当外人哦！

听说很多朋友喜欢我马拴柱胜过我们班的大明星唐达奇，我别提多高兴了！在此要谢谢我的粉丝们了！说实话，谁还没个嫉妒心呢？论聪明，论学习成绩，论身体素质，我哪一点儿也不比唐达奇差嘛！就说招惹班上那帮女生这事吧，我哪一次不是冲锋在前？



# 人物档案



HELLO，你好吗？我来自美国，名叫FRANC，认识你很高兴！这个暑假我和同学牛牛来北京玩儿，交了好几个好朋友呢，有唐达奇、马拴柱等铁哥们儿，还有死气白赖非要跟我学英语的秦南南……如果你乐意把我这个豆包当成干粮，愿意和我交朋友，我就请你吃“驴打鬼二”怎么样？

佛利克



# 目 录



1. 失败的“间谍行动”	1
2. 除长相外都很“中国”	7
3. 看不惯你那傻笑样儿	13
4. 想“真刀真枪”地单挑	18
5. 被扒拉眼皮的明星待遇	25
6. 热情的火焰到处燃烧	31
7. 听到实话总是这个样子	37
8. 你阿姨的儿子要继续探讨	43
9. 说不定真能派上用场	52
10. 你们别拿我不当豆包	59
11. 有这么帅的小流浪汉吗	66
12. 不能让校长开除我妈	74

# 目录



13. 警察上门找麻烦	81
14. 令人恐怖的怪笑声	89
15. 牵着大家的鼻子瞎逛	96
16. 集体被鹰钩鼻子忽悠了	103
17. 好歹我也是个客人耶	111
18. 乐此不疲地“漏洞百出”	117
19. 居然想抢他的饭碗	125
20. 大都市的交通都一个德性	133
21.“驴打滚儿”和“驴打鬼二”	142
22. 要把生意做到美国去	153
23. 这不是在拍电视剧	161

## 1. 失败的“间谍行动”



“你不会认错人吧，奇奇？”姥姥挤在人群里，踮起脚后跟，一边到处张望，一边问我——确切地说，应该是我要接头的那个人的姥姥在问我。

看着姥姥那焦灼、充满期待的眼神，我故作潇洒地拍了拍她的肩，底气十足地说：“姥姥，别着急哦，这个任务交给我好了。越神秘、难度越大，我办成的把握就越大。”

如果你对我有所了解的话，就知道我唐达奇一点儿也没有吹牛。

一般来说，简单的事情我往往会因为大意而办砸，但是，如果事情很复杂，我就会全力以赴，成功率也就会大大提高。

“唐达奇，需要我帮忙吗？”舅舅一甩那头伪艺术家的



头发，把双臂交叉抱在胸前，似笑非笑地问我——确切地说，应该是我将要接头的那个人的舅舅在问我。他这次是从新西兰回国度假的。

看着舅舅那想笑又忍住、自以为帅得要死的面孔，我真想拂袖而去，或者是跳上去揪住他的衣领，和他在地板上扭打成一团，就像刑侦电影中大侦探遭到别人的嘲弄后那样。

可惜呀，虽说 I 上幼儿园时 he 曾经和我做过一阵哥们儿，可现在人家毕竟是长辈，不能胡来。

再说了，瞧瞧他胳膊上那隆起的疙瘩肉，我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何况……何况，大夏天的，穿短袖衫我还嫌热呢，哪来可拂的袖子呀！

于是，我只好闷闷地对他发出警告：“老舅，我暂时不需要助手。你最好把手插进兜里，当个悠闲的看客，而不是想着插手我想干的事情。要不然的话，除了你之外，所有的人都会觉得很扫兴、巨扫兴、超扫兴，超超扫兴……”

“哈哈哈……”可恶的舅舅爆笑起来。

真是的！本来很神秘很严肃的事情，被他这么一笑，竟显得毫无价值了。

“哇，他们出来了！”

随着一声激动的尖叫，挤在不锈钢栅栏外面的人群开



始躁动起来。

只见从里面出来了一大队人马，有的提着大包小包，有的拉着轮箱，有的推着行李车……

我赶紧往出口处又挤了挤。

如果飞机再晚点半个小时就好了，坐卧不安的等待，更能增加接头的神秘指数。

不过，此时，对我这么一个暴脾气的人来说，能尽快与来人对上暗号、接上头，似乎更令人激动一些。

我的大脑发出了指令：目标锁定在 10 岁左右的小男孩身上，而且是孤身一人。

于是，我死盯着每一个从出口处出来的半大小子，像一个真正的间谍那样，紧张地判断着他们的眼神：如果那眼神热切地盯住了某一个地方，或者盯住了某个人高举的写着张三李四的小牌子，那一定不是我要接头的人；如果东瞄西瞄的，跟我一样，显得很兴奋、很焦急，那就一定是目标人物出现了。

对了，与我接头的人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皮肤比较黑，打小就黑，黑得能跟非洲小孩儿有一比。

分别五年了，他在美国那些白人堆里混，除了把满口的汉语变成满口的英语外，估计皮肤还是“染”不出个白样儿来。

这时，一个长得黑黑的小男孩儿，独自推着行李车出



来了。

我赶紧冲过去，激动地冲他喊道：“糖是甜的，牛是倔的！”

说着，我已将两束火热的目光惊喜地向他射去。

小男孩儿好奇地反问道：“糖是甜的，牛是倔的？嗯，有点儿意思……”

还没等他说完，我就扑了上去，冲他又是挥胳膊又是抡拳头，有点儿羞涩又有点儿激动地大叫：“哈哈，终于逮着你了！”

被我弄得晕头转向的小男孩儿，一边躲闪一边抓住我的手腕，说：“你是从拳击训练馆跑出来的，还是从疯人院跑出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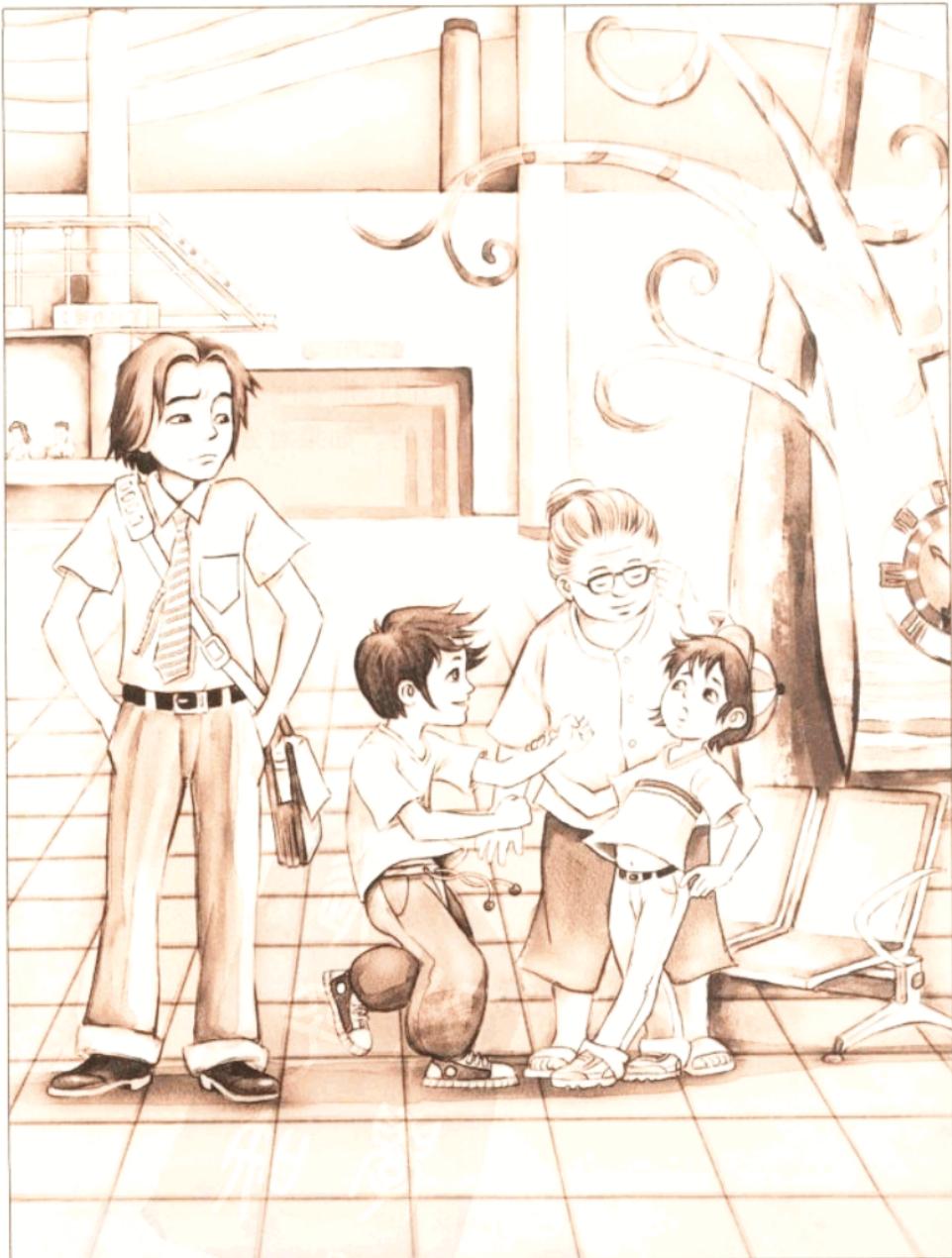
天啊，这家伙怎么能乱改接头暗号呢？真是急死人啊！

没办法，我只能抑制住内心的激动，假装很严肃的样子，对他瞪起双眼，低沉地发出警告：“我可告诉你，暗号对不上，后果很严重！”

正当我急得满头大汗，而对方觉得莫名其妙时，舅舅快步走过来，拉开了我，并对那个小男孩儿道起歉来：“小朋友，对不起了，他认错人了。”

咳，原来，那个小男孩儿的妈妈正站在前面不远处，微笑着等着他呢。





PDG



“间谍行动”宣告失败！

真晕！接错头、认错人了。

天啊，如果这是一次真正的“间谍行动”，那就会打草惊蛇，影响整个行动计划了！

还有，最最衰的是，我一激动，竟然把暗号说错了。

正确的接头暗号是，如果谁先开口，谁就问：“暗号？”然后，对方才说：“糖是甜的，牛是倔的。”如果对方接不上来，那就证明他是一个与我无关的人。

丢了面子的我，赶紧装作什么也没发生似的，继续盯着跟我年龄差不多大小的孤身男孩儿。

前两天，这个黑家伙曾打电话给我，说他要给我带一个大惊喜，我太想立马就知道究竟是什么惊喜了。



## 2. 除长相外都很“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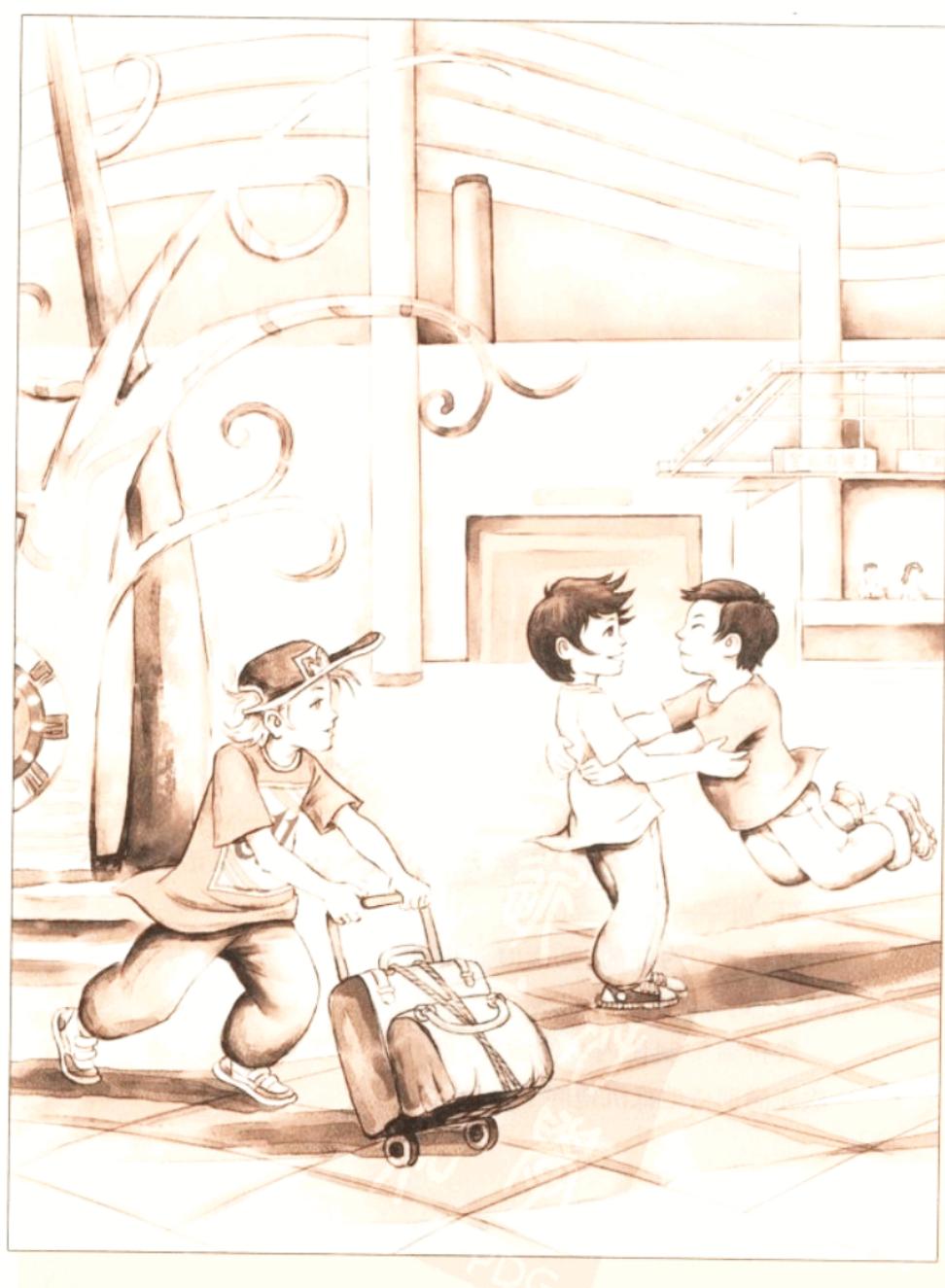
终于，我又看到了一个孤身男孩儿，虽然他的后面跟着一个推行李车的小老外，但我还是决定迎上去问一问，“宁可认错一万，也不漏掉一个”。

于是，我飞快地凑过去，干咳了一声，停了一停，才向他低声问道：“暗号？”

来人听我这么一说，恍然大悟，用半生不熟的汉语说道：“哇，唐——达——奇吧！”

嘁！我们约好的，见面时要说幼儿园时常玩的暗号，谁要是忘了，谁就不够朋友。

我拼命抑制住内心的激动，推开他伸过来的手臂，又一次充满期待地低沉地问了一句：“暗号？”



ODG

来人这才学着我的声音，一字一句地向我回道：“糖是甜的，牛是倔的！”

“哈哈哈……”

尽管来人汉语说得别别扭扭，尽管刚开始我们还有点儿扭扭捏捏，但是，我们俩很快就相互瞅着狂笑起来，然后就扑向对方，你一拳我一拳地粘在了一起。

到底是铁哥们儿，这么多年，还真没忘耶！

遗憾的是，我们的见面跟电影中常演的镜头有点儿偏离。

电影里经常是：接上头后，双方紧紧地把手握在一起，使劲地摇啊摇，表示彼此的信任与激动。而我们呢，则只羞涩了一小会儿，就相拥扭成了一团。

趁着我的大脑还算清醒，我应该向你介绍下来人。

来人大名叫余佳，小名叫牛牛，爸爸妈妈都曾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留学美国时生下了他。牛牛半岁时被父母送回到北京的姥姥家，一直长到五岁，又被他的父母接回美国至今。

牛牛是我上幼儿园时的铁哥们儿。我们自从五年前哭着喊着挥泪而别后，直到今天才终于又挨到了对方的拳头，能不发疯吗？

与牛牛分别的这五年里，我和牛牛的姥姥还住在同一个大院里，每次碰面时，我总会想起牛牛这个玩伴儿，心里



很难过；而姥姥呢，则每次都拉住我的手不放，端详了又端详，大概把我当成牛牛了吧。

现在，姥姥真是有点儿麻烦。只见她一只手在牛牛身上摸来摸去，从头摸到背，从背摸到屁股，另一只手则不住地揉眼睛，好像眼睛里进了沙子一样。

最最好玩的是，姥姥的嘴巴还不停地嘟囔着“五年啊，整整五年啊”什么的，不管别人听没听明白，搭不搭话儿，她只管自己说啊说的。

当我们还在不知怎么高兴才好的时候，一直在旁边看热闹的空姐笑眯眯地递给舅舅一支笔和一张纸，让舅舅在上面签字。

舅舅签完字后，样子得意极了。他对我说：“看见了吧？这是我们的另一种接头方式。头一接上，就表明‘倔牛’已运来，空姐的任务完成了。”

嘁！这个老舅，去新西兰工作了好几年，小孩子脾气可一点儿没变。记得上幼儿园时，每当我与牛牛玩新发明的游戏时，他总会在旁边瞎凑热闹。直到我们冲他大吼大叫、嫌他捣乱碍事儿时，他才会无趣地走开，躲到一边去看那厚厚的大书。

正当我胡思乱想时，舅舅却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冲着远去的空姐的背影又跳又叫：“啊，不对……我怎么觉得……让我签……签了两个人呀？”

